

司蒂芬·支魏格著

巴尔扎克传

上海译文出版社

K 255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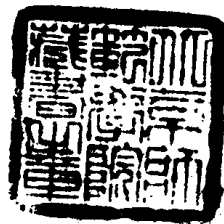
巴尔扎克传

〔法〕司蒂芬·支魏格著

吴小如 高名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887072

Stefan Zweig

BALZAC

本书根据纽约 The Viking Press 一九四六年刊 William Rose
Dorothy Rose 的英文本译出

巴 尔 扎 克 传

〔法〕司蒂芬·支魏格著

吴小如 高名凯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625 字数 285,000

1983 年 1 月新 1 版 198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据原新文艺版修订、重印)

印数：00,001—41,000 册

书号：10188·374 定价：(六) 1.55 元

巴爾扎克傳

目次

2011/12

第一卷 青年及其早期的努力……………一

第一章 童年的悲劇……………二

第二章 對命運過早的質疑……………三

第三章 德·聖·沃盤·奧雷斯氏小說製造公司……………三

第四章 德·柏爾尼夫人……………三

第五章 經商的插曲……………三

第六章 巴爾扎克與拿破崙……………一七

第二卷 寫作中的巴爾扎克……………一

第七章 三十而立……………一四

第八章 黑咖啡……………一六

第九章 德·葛絲特麗公爵夫人……………一九

第十章 巴爾扎克發現他的秘密……………二三

第二卷 巴爾扎克的生活稗史……………二五

第十一章 無名女郎……………二六

第十二章 日內瓦……………二六

第十三章 維也納的告別……………二七

第四卷 小說家巴爾扎克的光榮和窮苦……………二九

第十四章 悲慘的一年……………二九

第十五章 桂都邦尼——維斯岡地伯爵夫人……………三一

第十六章 第二次義大利之行……………三〇

第十七章 薩丁尼亞的銀鑽	三六一
第十八章 戲劇的投機	三六一

第五卷 『人間喜劇』的作者……………三六三

第十九章 追逐德·韓斯迦夫人	三八四
第二十章 『人間喜劇』	三〇三
第二十一章 警告的徵候	四二六
第二十二章 巴爾扎克這個收藏家	四二六

第六卷 蓋棺論定……………四四三

第二十三章 最後的小說	四四四
第二十四章 巴爾扎克在烏克蘭	四五三
第二十五章 結婚回家	四七三
第二十六章 偉人死了	四八一

第一卷

青年及其早期的努力

第一章 童年的悲劇

一個具有巴爾扎克這種天才的人，稟賦着豐富的想像力，使他能够建立和繁殖一座他自己所創造的世界，像這樣的人是不大會去斤斤計較他私生活中一些不關緊要事情底真相的。他要把一切的東西都從屬在他那創造意志底專制威權之下。而且最足以顯出他的特性來的，就是在他的世俗生活裏，各種事件的專橫的變態卻從一件通常市民生涯中最難變更的基本事實上開始表現了出來——那就是說，關於他的姓氏。有一天，大約在他三十歲左右，他公開宣佈，說他的姓名並非巴爾扎克·奧璣利（Honoré Balzac），而是德·巴爾扎克·奧璣利（Honoré de Balzac）[●]。他更宣稱：他一直持有這個高貴門第的一切特權與名分。事實上，他父親不過只在開玩笑時吹過一次牛，而且僅是在他最親近的家族圈內，說可能他和古代騎士德·昂特拉格·巴爾扎克（Balzac d'Entragues）的家族沾一點遠親。可是他兒子

● 德（de）是貴族的表徵。

的有力的幻想，卻挑釁似地把這虛無縹渺的臆測，誇大到成爲一個無可置辯的事實的地步。他在他的函件和著作上簽署『德·巴爾扎克』的姓氏，同時，把德·昂特拉格家族的紋章漆繪在馬車上，有一次還乘着這輛馬車到維也納去旅行。每逢那些不客氣的同僚們，對他這種妄自尊大有所揶揄時，他便用一種坦然的、不害臊的神氣回答說，遠在他，奧璣利，出世以前，他父親就在官廳的文書上確認他的貴族家世了。因此在他的出生證明書上所可被發現的關於他高貴門第的證明，其真實有效當必不下於蒙田(Montaigne)或孟德斯鳩(Montesquieu)之出生證明書云。

不幸得很，在我們這個殘酷不仁的世界裏，那些對事實一絲不苟的文書，都有一種可惡的性質，牠對於由詩人所創造出來的極炫飾的傳奇，表示出一種吹毛求疵的敵意。這對於巴爾扎克這個被人稱爲愛好真理的人的美譽，是一個難堪，因爲那份會被他冠冕堂皇地稱引着的出生證明書，不期而然仍舊保存在杜爾城市中的公文檔案室裏。那裏面顯然一點沒有貴族的『德』(De)的痕迹。在『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一日』這一天下面，杜爾的村吏用一種淡漠無情的態度記載得明明白白：

『本日，法蘭西共和國七年舊曆第九月（牧月）初二，市民巴爾扎克·伯納——佛蘭蘇，當事人，本城居民，住意大利軍街，沙杜南地段二十五號，蒞臨此間，向本人——都威尾耶·彼得——約克，出生、婚嫁、死亡註冊者的簽署人——呈報產生一子。上述之巴爾扎克宣稱，此子所承受之姓名爲巴爾扎克·奧璣利，係於本日晨十一時，出生於其家。』

至於其他有關係的證件，比如那些關乎他父親的死亡，或是他妹妹出嫁的文書上，也都不能供給我們任何貴族家世的證明，因此他的出身，以及那些爲巴爾扎克所信口雌黃的一切譜系的旁枝，都應認爲不過是這個偉大編謊家由於他渴慕的念頭所創造出來的產物罷了。

這各種文件的證明，就法律之嚴格的字句而言，雖然能够使牠們的官司贏過了巴爾扎克，可是他自己的威權的意志——他那燃燒着的，創造的意志——終於得伸展其意見，光榮地克服了羊皮紙上嚴峻的真實而獲得勝利。儘管有多少事後的糾正爲了冷酷的真理而產生，可是『詩』永遠戰勝了『歷史』。固然從來沒有一個法國國王會在他或他任何祖先的身上，賜與過一種貴族的特許，但是當後人被詢及這位最偉大的法國小說家的姓氏時，他們卻服從了他的囑咐，答以『德·巴爾扎克·奧璣利』而非『巴爾扎克·奧璣利』，至於巴爾薩·奧璣利 (Honoré Balzac) 則更是絕口不提的了。

因爲『巴爾薩』(既非『巴爾扎克』當然更不是『德·巴爾扎克』了)才是他祖先的真名實姓。他們並無任何紋章的飾品來爲他們這位天資卓絕的後裔藻飾馬車門。他們並不會穿着輝煌的甲冑馳聘直前，或是參加過羅曼諦克的比武。他們只是把他們的牲口驅向牧場，或是幹着血汗營生，去耕種格多克地方的土地而已。巴爾扎克的父親，伯納——佛蘭蘇，於一七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出世，生在靠近康

奈扎克地方的奴該瑞耶的一個村落中，一所極貧困的小石屋裏。彼時那地方正有許多巴爾薩氏的人們居住着。他們這一族始終沒有出過有名的人物，如果必要爲爭取名譽找到一個唯一的借口，恐怕牠的性質也是極靠不住的。一八一九年，就是奧瑙利離開大學的那一年，他父親的一個五十歲的兄弟，因爲謀害一個有孕的村女的嫌疑被逮捕了。經過一場聳人聽聞的審判，他便在翌年被送上了斷頭台。那可能就是巴爾扎克的一個慾望的成因：希望在他和他那位聲名狼藉的叔父的遺名之間，有一個儘可能遙遠的距離。由於這個慾望，便在他心田上種下了第一個動機：想給他的姓氏冠上一個貴族頭銜，並且給自己創造出一個另外的家世來。

伯納——佛蘭蘇，十一個孩子中的老大哥，早已被他父親——一個尋常種莊稼的苦工——給命定爲教會中的人物。村中的教士教他讀書寫字，和有限的一點拉丁文。可是這個精力瀟灑，孔武有力，雄心勃勃的小夥子，卻毫不表示傾心於雜度出家及獨身的盟誓。有一個時期，他曾使自己任意漂流在家鄉的村落裏，幫助本地的錄事官做過書記，或者在葡萄園裏幫人出力，和幫人種種莊稼。但是在二十歲上，他不幹了。以鄉下人那種強項的固執，和勇往直前的勁頭兒，——這些，後來都會被他兒子在小說中著力地，多方面地描寫過——他也居然混進了巴黎的生活圈子，而且漸漸混得對巴黎生活摸到了頭緒。最初，他只是不惹人注目地消失在那些不可勝數的年青人中間，（這些人都是想到巴黎來起家的，可是對他們的前途

並無清晰觀念，同時心目中也沒有什麼確定的職業。若干年後，當他已經升爲他本省中的知名之士時，他才硬說他曾經在路易十六手下當過王家議院的祕書，甚至還當過王家法律顧問。但這假面具早已被人揭穿，那不過是這位虛誕的老謊言家一時高興的吹牛罷了。因爲在王家紀曆（*Almanache du roi*）上從來沒有記載過一個姓巴爾扎克或是姓巴爾薩的人曾經廁身於如此一個職位的。

正如許多和他同類的人物一樣，法國大革命把這鄉下人帶上了浪頭的頂端，並且還在巴黎的革命市參議會上撈摸到一席職位，雖然他對於他一生經歷中這個特殊階段，已經經常地保持一種慎重的緘默。不過，這顯然使他得到不少有用的聯絡，加以他那種哪兒有錢就往哪兒鑽的根深蒂固的本能，終於使他插足於軍隊的一個部門中。那部門是利潤與外找兒流得最厉害的地方，說清楚點，那就是戰時供應處和軍糧處。必然地，發財的路子從軍糧處像金線似的直伸到放債人和銀行家們的帳房裏來。在這樣曖昧的謀生方式下，消磨了三十年後，有一天，伯納——佛蘭蘇又改絃更張，置身於一個新環境中，給巴黎的杜麥爾·丹尼耶銀行去當主任祕書了。

五十歲那年，老巴爾扎克終於完成了他的偉大的轉變——那是屢次被他兒子所描寫的——從一個不名一錢的，可是奔忙勞碌而雄心勃勃的小夥子，到底變成了一個高尚的，爲人尊敬的市民，『上流社會』中的正正經經的一份子了。直到這時，稍稍有一筆錢，和一個安全的地位，他才真算達到了這個階段；

在這個階段，他將採取次一個主要步驟；這一步驟是在達到最後的，他所渴望的結局——成爲一位有私產的紳士——以前，他可以從小資產階級轉入較高一等的資產階級裏去。他想給自己物色一位太太，一位有看得過去的嫁粧，和高尙的布爾喬亞門第的太太。在他五十一歲那年，身心俱健，儀表動人，善吹法螺而且是一位拈花惹草的老手，他就相中了銀行裏他的一位頭兒的女兒。薩郎比耶·羅爾·莎洛特·安娜比她的求婚者要小三十二歲，並且有一點羅曼諦克的易受激動的感情，然而卻是一位有好教養而且孝順的女兒。她馴服地服從父母的勸告，他們說老巴爾扎克是一塊肥肉。雖然他的年紀和她相去懸殊，可是他理財的本能卻很健全。在他們的觀點上，這就是決定的要素。

等到進入結婚的局勢，老巴爾扎克認爲再繼續爲人作嫁未免於身分有損。至於對他並不十分上算這一層，那更是不用提的了。由於拿破崙在掌握着國家的命運，戰事可能把人們收入的增加，供給得更迅速更富裕一點，所以他就利用他舊有的關係，再加上他太太的嫁粧，可以作爲經濟窘迫時期的後盾，使他有了安心的保證，於是又官復原任，移駐到杜爾城，做軍糧處第二十二師部的監督去了。

這期間，就是他們的長子奧瑙利出世的時候，巴爾扎克一家業已興旺起來，爲杜爾城中的『富豪們』(haute bourgeoisie)當作和他們同等的可尊敬的人物而加以優禮。他的軍糧處的稅收，顯然可以供給伯納—佛蘭蘇一筆很可觀的進項，同時，因爲家裏用度既省，又善於投機，所以現在開始擺起譜兒來了。奧

璫利出世不久，他們就從狹隘的意大利軍街搬到一所他們自己的房子裏，一直到一八一四年，當拿破崙戰役的黃金時代持續的期間，他們都在允許自己享有着外省人的奢侈生活：一輛自用馬車，和一大批僕從。最上流社會的人士，甚至於貴族，都和這位曾在巴黎當過過激派市參議會會員的田舍翁之子時相過從——在他們那些人中間，有上議員德·瑞·克萊芒，（他的神祕的拐帶事件，後來曾被巴爾扎克詳細地描寫在一樁可怕的事情 *Une Tenchreuse Affaire* 裏。）還有德·龐眉若男爵，和德·馬爾岡先生，後者於若干年後，曾在這位努力掙扎的作家走頭無路時，幫過他的忙。老巴爾扎克也曾被邀去參加一些市政活動，逢到有重大決定時，他的意見每被諮詢。不論他怎樣寒微的家世，和卑賤的出身，他在這個瞬息萬變，全面改革的時代裏，總算升到一個不再被一些都市中知名之士所詬罵的地位上來了。

老巴爾扎克之德孚衆望，是從每一方面都可以理解的。他是個樂天的人，體格很魁梧，對自己，對他自己的成功，對世上的一切，無不稱心滿意。雖然談吐時顯不出多少貴族腔調，雖然罵起街來粗俗得像個騎兵，而且從不吝惜講說一些逸趣橫生的掌故——他兒子的笑林（*Cotes drolatiques*）很可能溯源於此——但他卻是一個善編笑話的巨擘，老實話裏常常夾雜着吹牛，還永遠那麼興高采烈。尤其在如此動亂的時期，因為他是太精明強幹了，所以決不破釜沈舟地去幹那死心塌地支持任何一方面——國王，皇帝，或是革命——的勾當。雖然沒有享受過由一種健全教育所得到的益處，可是他卻顯示出來有一種並

不褊狹的興趣，而且讀書的口味是多方面的，因此囤積了一批包羅萬象的知識，這批豐富的囤貨，就幫助他應付了一切。他甚至還寫過一兩本小冊子，竟以偷竊及暗殺之防止方法備忘錄及關於被遺棄與被欺騙的少女們之傷風敗俗的醜聞回憶錄這樣荒謬的名稱作題目。固然這種作品之不能跟他偉大的兒子的那些作品相比，正如老歌德（Father Goethe）的意大利日記不能與服爾夫剛·約翰（即大文豪歌德）的意大利旅行記相比一樣。

由於精力過騰，而且生活中充滿了一種迄未減色的愉快，他決心要活到一百歲。在他滿六十歲以後，他又在四個嫡出的孩子之外，增加了好幾個私生子。而在八十歲時，他還因為一個蕩檢踰閑的女孩子的懷孕，遭受到應負責任的控訴。醫生從未因執行業務的資格跨進他的門口。同時，他要比他同時代的人一定活的長的決心，竟由一樁事實而使牠更加堅定有力：原來他成爲所謂『拉發惹養老金』（Tonine Lafarge）中的一個年金受領人。那年金法是這樣的：每逢別的年金領受人死去時，他的年金可按比例增加。那種和他兒子同樣的魔力，在兒子，是用以雕繪他自己所創造出來的世界中的五花八門的典型的；而在父親，卻用來集中於他自己肉體壽命的延長。在他八十三歲那年，他已經越過了所有其他『拉發惹養老年金』的受領人，一年拿到八千法郎；就在那一年，他竟死於一個愚蠢的無妄之災。不然的話，像他兒子似的，通過了整個集中的意志，他也許真能達到那個不可能實現的希望呢。

如果說奧瑙利在述說故事一方面的生動與喜悅，是從他父親那裏承繼來的，那麼他在感覺一方面的敏銳，則是從母親那兒承繼來的。像她那樣年輕，而婚姻又決非不美滿，她卻據有一種總覺得自己命運的不幸特質。她丈夫一向是在歡歡喜喜地，無愁無悶地過日子，他絕對不使他妻子的吵吵鬧鬧與胡思亂想着總疑心自己生病的情形，妨害到他泰然自若的好脾氣。相反，巴爾扎克·羅爾·莎洛特·安娜卻是屬於一種惹人憎厭的典型：從各式各樣而每每驟然迸發出來的歇斯迭里的喊叫裏，顯示出她那時常蒙受損害的感覺來。她覺得她並未受到家中任何人十分地憐愛，十分地恭敬，或是十分地擡舉。她不停地抱怨着她的孩子們，認為他們對她的偉大的自我犧牲，並未十分地知恩感惠。直到她死，她從未停止過用她的『善意的』忠告，和淚眼婆婆的苛責，使她那已經舉世知名的兒子苦惱着。然而她卻決非缺乏智慧或教育。當她還是一個少女時，就被銀行家杜麥爾先生的女兒選為一個閨中侶伴。這個經歷賦予她以某種羅曼諦克的傾向。那些年，她曾對純文學吸取了一種洋溢的熱情，在晚年，她對瑞典登堡 (Swedenborg) 和其他玄學作家表示一種偏愛。

不過，她那輕微的唯心主義的氣息，不久便被一種關於料理錢財的先天意志給掩蔽了。她出身於一個典型的巴黎小布爾喬亞的家庭，從一個小鐵器行業，一文錢一文錢地積累成家，結婚之後，把她那個階